



春秋

五古

服部文庫
117
211
1



117
211
1

春秋四傳卷一



景陵 鍾 惺伯敬父評

鄧名揚左名

武林 鍾天墀九瞻輯

鍾

隱公一 公名息姑 姬姓

尸其位 曰隱

繼室以穀子生隱公。聲謚也。蓋孟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

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手理自然成文字。如魯季友

在其手曰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

虞之類而奉之。隱公追成父志。為桓尚少。是以立為太子。

帥國人奉之。為經元年春不書即位傳。

傳胡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今按邶

鄘而下。多春秋時詩也。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秦

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於

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又按小雅正月。刺幽王詩也。而曰赫

赫宗周。褒姒滅之。逮魯孝公之末。幽王已為犬戎所斃。惠

公初年。周既東矣。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風

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為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

也。晉侯捍王於艱。錫之秬鬯。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

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之薨。謚為文侯。則列國猶有

請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於政治。棄其九族。葛藟

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周人有東薪蒲楚之譏。至其

晚年。失道滋甚。乃以天王之尊。下賄諸侯之妾。於是三綱

淪九法斃。人望絕矣。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
子母適冢正后。親遭褒姒之難。廢黜播遷。而宗國顛覆。亦
可省矣。又不是懲而賄人寵妾。是拔本塞原。自滅之也。春
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耳。託始乎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周文武開基。始都豐鎬。幽厲板蕩。平王東遷洛陽。盡舉故都而
棄之秦。所謂東周也。于是王室微弱。至平王四十九年而入
春秋。魯隱公三年。

平王崩。桓王立。

鄭姬姓。伯爵。自桓公始受封。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也。傳世武
公。莊公元年。封弟段于京。二十二年。克段于鄆。入春秋
姜姓。侯爵。自太公相武王定殷。受封于齊。受

齊命。專征侯伯。傳世十三。至僖公九年。入春秋。

宋子姓。公爵。周武王之弟。殷邦。封微子啟于宋。以奉殷祀。傳世十
四。至穆公七年。入春秋。魯隱公三年。穆公卒。弟殤公與夷立。

晉姬姓。侯爵。自唐始受封。傳世十一。而至昭侯。昭侯封
文侯之弟成師于曲沃。晉始亂。分為二。以翼曲沃別之。

翼昭侯之後。傳孝侯。鄂侯。鄂侯二年。入春秋。隱公五年。曲沃
伐翼。翼侯奔隨。王命虢公立鄂侯之子光于翼。是為哀侯。

隱公六年。晉逆晉侯于
隨。納諸鄂。謂之鄂侯。

曲沃成師之後。傳曲沃莊伯。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
隱公之元年正月也。蓋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不惟

改元。又改曆矣。隱公七年。曲沃莊
伯卒。子稱代立。是為曲沃武公。

衛姬姓。侯爵。自康始受封。傳世十三。至桓公十三年。入春
秋。魯隱公四年。衛州吁弒桓公自立。冬。殺州吁。宣公晉立。

蔡姬姓。侯爵。蔡仲之子。蔡仲。率德改行。成王復封于蔡。傳世十
三。至宣公二十八年。入春秋。魯隱公八年。宣公卒。子桓侯封

春秋四傳

卷一 隱公

三

立人

曹

姬姓，伯爵，自曹杼振鐸始受封，傳世十二，至桓公終生三十五年，入春秋。

滕

姬姓，侯爵，至魯隱公七年見滕，侯卒，其後稱子，蓋為時王所黜。

陳

媯姓，侯爵，舜之後，自胡公始受封，傳世十二，至桓公二十三年，入春秋。

杞

姒姓，侯爵，夏禹之後，自東樓公始受封，傳五世，至武公十二年，入春秋，魯莊公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蓋為時王所黜，其後又稱子。

稱子

薛

任姓，侯爵，至魯隱公十一年見來朝，莊公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蓋為時王所黜，其後至昭公三十一年見葬薛獻公。

宮

已姓，子爵，至魯文公十八年見庶其。

邾

曹姓，附庸國，自儀父入春秋，後為子，至魯莊公十六年，書邾子克卒。

許

姜姓，大嶽之後，至魯隱公十一年見許莊公及許杼，魯桓公十五年，許杼入于許，即魯僖公四年，許男新臣卒，葬許穆公也。

小邾

曹姓，顓頊之後，魯莊公五年，書邾黎來朝，蓋附庸而未年，始書。

小邾子

楚

芊姓，子爵，自熊繹始受封，八世至熊渠，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此僭王之始也，又八世至熊儀，是為若敖，又二世至熊眴，是為蚡冒。

又一世，熊通是為楚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

秦

嬴姓，伯爵，顓頊之後也，殷有飛廉，周有造父，周孝王使非子畜馬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秦，六世至襄公，將兵救周，送平

王東遷有功封為諸侯襄公卒文公立文公四十四年是為
隱公元年又六世至穆公任好十五年魯僖公十五年始見

春秋

吳

姬姓子爵自大伯祚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曰封之吳
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吳始益大稱王魯成公七年始見春秋

越

其先禹之苗裔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禹祀後二十
餘世至於允常魯昭公五年偕楚伐吳始見於春秋允常與

闔廬戰而相怨伐定公十四年允常卒子句
踐立是為越王是年吳伐越越敗之於檣李

已

周平王四元年齊僖公祿父九年晉鄂侯郟二年曲沃莊伯
十九年衛桓公完十三年蔡宣公考父二

未

十八年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曹桓公終生三十五年陳桓公
鮑二十三年杞武公二十九年宋穆公和七年秦文公四十四

年楚武王熊
通十九年

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胡傳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

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君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

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

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壹於正矣春秋立文兼述

作按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

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

無所述於人者。非史策之舊文矣。

春王正月。

傳左春王周正月。言周正月以見建子且別夏殷也。不書即位攝也。隱將讓國於桓故假

攝君事

公羊傳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

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

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平治也。曷

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先出可掩之。勢以見隱不國人莫

看其下字通句又跌

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

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

容又閒靜又直截又虛活不獨在簡也

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

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

子以母貴。母以子貴。意始足。方終得佳。

穀梁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

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

也。讓桓正乎。曰不正。隱長桓幼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

春秋傳

隱公

六

忽脫入桓罪。是正論亦是妙法。

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信與申同。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大倫也。兄先弟後。天之倫次。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簡貴意高。左公一層。

傳胡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有一月。

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回以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乘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

自專也。其旨微矣。加王於正者。公羊言大一統也。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板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也。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凡書邾。公穀竝作邾。蔑。公穀並作昧。此私盟之始。左傳。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王未賜命。以為諸侯。其後

儀父服事齊桓。以獎王室。王命以為邾子。故莊十六年經書邾子克卒。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

故為蔑之盟。

辭凡三遍初以及作

公羊傳。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為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最。聚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

王會暨為客中却平敘後便略去會字何

得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為稱字。褒之也。曷為褒之。為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眾矣。曷為獨褒乎此。

曰其可褒而褒之。可假以見褒賞之法。此其為可褒柰何。漸進也。去惡

進。昧者何。地期也。

每錯綜

穀梁傳及者何。內為志焉爾。儀字也。父猶傳也。男子之美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不日其盟渝也。昧地名也。

胡傳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我所欲曰及邾者。魯之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也。何以稱字。中國之附庸也。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

字。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為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而汲汲欲焉。惡隱公之私也。或言褒其首與公盟而書字。失之矣。

附錄左傳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左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姜申姓生莊公。及共叔段。段出奔共

共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武姜寤時生莊公。至寤方知之。故驚

真婦人之
悍然基禍

不小惡字
愛字可以
為整
莊公之恨
叔段之痴
姜氏之愚
可謂三絕
請制請京
目中無叔
段又去克
段如籠鳥
釜魚耳祭
申公子弓
左氏一聚
廢人蓋猶
以晉武公

之流待段
也豈不為
罪公所嘆
哉唯賴考
叔差強人
意然莊公
與時意快
而與關吳
是賤眩後
禮聘平胃

一云寤生，生之難也。武姜困而後寤，因寤而驚，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制，數也。請，公曰：制，巖邑也。巖，險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虢，叔，東虢君，恃制險而不備德，鄭滅之，故不可封。段，若佗邑唯武姜之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京，鄭邑。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都不得過百雉。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都，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侯伯之城長三百雉，大都三分其六十雉，小都九分其一。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順母對曰：姜氏

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茅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言段據多行不義之事，必自斃。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既，卒事也。鄙，鄭邊邑，貳，兩屬也。令屬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段將自及於禍。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前兩屬者，今皆至於廩延。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子封，公子營也。言段上地豐厚，將得衆心。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崩。大叔完聚，繕甲兵。

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無鍾鼓曰襲。夫人即武姜啓開也。公聞其期曰

可矣。根。極。可以有。辭討段。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

於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古者兵車一乘甲士

二百乘。蓋甲士六百人。步卒一萬四千四百人。書曰。鄭伯克段於鄆。段不弟。不盡。故

不言弟。如二君。言段與鄭。如二君然。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

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

無相見也。城潁。鄭地。寘。武姜於別邑。以誓之也。言至死後方相見。既而悔之。潁考叔為

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

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潁谷。即城

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繫。語。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

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

曰不然。言掘地及泉水之處。即是黃泉。隧。地中道也。為地中隧道。與姜相見。誰敢以此說為不然。公從之。

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大隧之中。當時所賦。之詩。融融。和樂貌。姜出

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洩洩。舒散貌。遂為母子

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君子曰。是採

之言。或斷。以已意。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言孝無窮。錫及疇類。

春秋左傳

卷一 隱公

考叔足當之

公羊傳 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

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如即不齊語

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

人殺無知。何以不地。當國殺於國內。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

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

穀梁傳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

眾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母弟同母

弟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

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

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鄆遠也。猶曰

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者。宜柰

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胡傳 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呂為

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成。無稱焉。而專

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猶以為未足。又書曰。克段于鄆。克者

鄭伯所以與之者。所以殺之也。此曰如勿與。何異說。

能殺者難殺。而卒殺之。之辭也。與一馳馬。

哉。公子可豈難殺乎。不難殺。而殺之。又若快其能殺者。此殺梁所以甚鄭伯也。

力勝之詞。不稱弟。路人也。于鄔。操之為已盛矣。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曷為縱釋叔段。移於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執已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為公。不可以私亂也。垂訓之義大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此王室下交諸侯之始。

左傳 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一舉兩事。皆非禮。故名。

咺示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中國廣大。唯七月。同軌諸侯莫不盡至。 諸侯五

月。同盟至。同方嶽之盟。其地漸近。五月可至。 大夫三月。同位至。古者行役不踰時。故三月

而 同。士踰月。外姻至。外親愈近。故過月可至。此言赴贈死。不吊各以遠近為差。因為葬節。

豈惟非禮
然是左氏
文章深厚
處後人便
要說得痛

禮記卷四

卷一

十一

及屍。贈賜死者不及弔生不及哀。赴弔生者不及其豫凶事。

非禮也。仲子在而來贈故曰

公羊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惠公者

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証母以子

賄者何。喪事有賄賄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以馬者謂士不

謂大夫以上備四也。束帛謂玄車馬曰賄。貨財曰賄。衣被曰

襚。桓未君則諸侯曷為來賄之。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

於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其言來何。不及事也。其言惠

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

穀梁傳。女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賄人之

母則可。賄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

也。賄者何也。乘馬曰賄。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胡傳。上古應時稱號。故其名三變。春秋以天自處。創制立名。繫

玉於天。為萬世法。其義備矣。冢宰稱宰。咺者名也。王朝公卿

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

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賄諸侯之妾。是

公羊曰桓
之母此曰
惠之母在
當時已傳
聞異詞如
此然而傳
義各有其

春秋公

卷一 隱公

十一

加冠於履。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脩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賄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或曰。僖公之母成風。亦莊公妾也。其卒也。王使榮叔歸舍且賄其葬也。王使召伯來會葬。下賄諸侯之妾而名其宰。榮召何以書字而不名也。於前昭仲子則名冢宰。於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附錄

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有蜚。不為災。亦不書。

蜚負

蟊也。蓋食苗蟲之屬。不為田野之害。不書。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此參盟之端。

左傳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

黃。宋邑。

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

人盟于宿。始通也。

公羊

孰及之。內之微者也。

內者。謂魯也。微者。謂士也。不名者。略微也。魯不稱人者。自內之辭也。

穀梁

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宿。邑

名也。

胡傳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凡書盟者惡之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祝作其詞王府共其器戎右役其事太史藏其約蘓公亦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夫盟以結信出于人情先王猶不禁也而謂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果掌于司盟猶不以為善也又况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信安在乎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

附錄左傳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

以桓為太子故隱公讓而不敢

為喪主

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

葬禮有闕少是以改

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鄭共叔之亂

即叔段公孫滑

出奔衛

公孫滑共叔段之子

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

伐衛南鄙

虢西虢國也

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

公子豫魯大夫私請

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於翼

翼邾地不書非公

命也

豫私會盟故曰非隱公之命

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隱公

隱公

十六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此王臣私交之始

左傳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公羊傳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為

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

不言奔明王者以天下為家無絕義

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

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錐矢不出竟

場束脩之內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胡傳按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朝于魯

而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

竟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

也唯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繆留之語韓宣惠者交私

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強藩為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

攜之於高駢崔胤之於宣武昭緯之於邠岐者矣經於內臣

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誣上徇私自植其黨

之患哉

公子益師卒

春秋四傳

卷一 隱公

十一

左傳 衆父卒。衆父，公子益師字。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公羊 何以不日。遠也。孔子不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穀梁 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胡傳 凡公子公孫，登名於史冊，貴戚之卿也。不書官者，故侍講

程頤以謂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為卿也。古者諸侯大夫皆命於天子，必書。此春秋貴大臣之意。其不日，公羊以為遠。然公子驅遠矣，而書日，則非遠也。穀梁以為惡，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而書日，則非惡也。左氏以為公不與小斂，然

公孫敖卒於外，而公在內，叔孫舍卒於內，而公在外，不與斂明矣。而書日，左氏之說亦非也。其見恩數之有厚薄歟。

庚平王五年，齊僖十，晉鄂三，衛桓十四，蔡宣二十九，申十年，二十，曹桓三十六，陳桓二十四，杞武三十，宋穆八，秦文四十，五，楚武二十，春。公會戎于潛。此書會之始。亦會夷狄之始。

左傳 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惠公及戎有好，隱公立而脩之，許其脩好，不許其盟。

穀梁 會者，外為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

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

胡傳 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

三語交隣
用人之道
備焉

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為秦。內小人外君子為否。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首領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羗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滑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為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在朝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書會戎。譏之也。

小。莒人入向。此入國之始。

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向姜

不安於莒。而歸父母之國。莒而入其父母之國。以其妻歸。

傳公羊。入者何。得而不居也。入者以兵入也。得其國而不居。

內弗受也。向我邑也。

入極。駭。穀作俠。後放此。此大夫專兵之始。

駭入極。費。齊父勝之。齊父。費伯也。

隱公

十九

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為貶疾始滅也。始

不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

不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

秋之始也。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魯為君

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

一氏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

此所謂按也。春秋書曰。莒人入向。此所謂斷也。以事言之。

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莒稱天。小國也。其

駭不氏。未賜族也。其書帥師。用大衆也。非王命。不入國。已

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愆天王之

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此盟戎秋之始。

左傳戎請盟。秋。盟于唐。復脩戎好也。

胡傳按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外居中國。在魯之東

郊者也。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為深得其旨。所謂謹嚴

者何謹乎。莫謹於華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猶

夏則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軟血以約盟。非義矣。是故成於日者。必以事繫日。而前此盟于蔑則不日。盟于宿則不日。後此盟于密則不日。盟于石門則不日。獨盟于唐而書日者。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來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履緌左作裂緌

左傳 卿為君逆也。

公羊傳 紀履緌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然

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婦人不得稱母通使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女曷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

稱師可也
且稱友想
見古人視
朋友甚重
不竟曰無
母而添辭
窮兩語既
婉且詳可
憐作文之

着一親字
便見使大
夫之非正

穀梁傳 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國氏者。為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公羊傳 伯姬者何。內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

穀梁傳 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於紀。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君不親迎而大夫來逆故曰微也。無足道。

馬爾。

胡傳 按穀梁子。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韓侯娶妻。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諸侯而親迎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王也。入春秋之始。名宰啗歸。賄以譏亂法。書履綸。逆女以志變常。眾妾之分定矣。大昏之

禮嚴矣。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伯左作帛此外相盟之始。

左傳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

公羊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穀梁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

伯先也。伯長也上謂紀子推先莒子為伯下謂紀子自以為伯而居先也或曰者失其真故也。

胡傳凡闕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有舉據舊史因之而

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如隱不書即位

桓不書王。崩葬成風。王不書天。吳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

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

密之類。或曰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也。或曰先儒傳授

承誤而不敢增者也。闕疑而慎言其餘可矣。必曲為之說則

鑿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公羊傳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

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為君。故母亦不終為夫人也。

即闕文意
却寫得慎

穀梁傳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胡傳按穀梁子曰：夫人子氏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邦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入春秋之始，於子氏書薨不書葬，明示大倫。苟知其義，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

鄭人伐衛。此諸侯專征伐之始。

左傳討公孫滑之亂也。

胡傳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寔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辭，為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

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况於脩怨乎。不書戰者。程氏以為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皆可通矣。

春秋四傳卷一終

春秋四傳卷二音釋

隱公

三年

經 賻

附音

傳 左 媯

俱為切

娣

弟音

四年

經 完

九音

暈

許婦反

濮

卜音

傳 左 還

旋音

衆

終音

焚

焚音

編

邊上反

毫

毛服反

蒞

利音

春秋口作 卷二

傳胡 盡子忍 易音 適的音 從才用 借七略

五年

經 邲成音 螟冥音 驅苦侯

傳左 度徒維 莧去吏 蒐所求 獮息淺 數所知 偷音

郭方夫

傳胡 適音 媵音 融莫侯

六年

經 艾五蓋

傳左 燎音 斐音 糴音 旣其去

傳胡 屬章欲

春秋口傳

卷二 音釋

二

春秋四傳卷二

景陵

鍾

惺伯敬父評

鄧名揚左名

武林

鍾天墀九瞻輯註

鍾 越異度

隱公二

辛平王五十二年 齊僖十一 晉鄂四 衛桓十五 蔡宣三十 鄭莊

一宋穆九年卒秦文四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十六楚武二十

春秋四傳 卷二 隱公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
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
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
也。

日食天官一書猶難言之此只三四言而辭得了且文氣古雋特甚毫

穀梁傳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
者內壤。凡所吐者其壤在外其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
日闕損而不知壤之所在此必有物食之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有食之者內于日
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也。細甚

理數集曰

胡傳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之千有餘歲。而精曆筭者所能考也。

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曆明時之法也。有常
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過災而懼之意也。日
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
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
妾婦棄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侯中國。
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
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背音佩

三月庚戌天王崩。

左傳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

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曷為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穀梁傳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

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

胡傳崩者上墜之形。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

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志葬者。赴告雖及

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

侯為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

來訃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而自見矣。或曰。

萬國至衆也。封疆至重也。天王之喪。不得越境以奔。而脩服

於國。卿供弔送之禮。訖葬卒哭而除喪。禮乎。按周書康王之

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再拜趨出。王反喪服。此奔成王之喪者。安得以為修服於國

而可乎。故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往弔，謂使人可也。魯人不往，謂當親之者，而不可使人代也。諸侯歲時，或朝覲於京師，或會同於方嶽，或從兵革征討之事。越境踰時，不以為難。何獨難於奔喪，而薄君臣始終存歿之義哉。大非先王之禮。失春秋之義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左作君。

左傳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於同盟之國，既葬，日中自墓及虞於正

寢，卒哭而祔於祖姑，若此則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今聲子三禮皆闕。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不書姓，辟正夫人也。隱見為君，故曰君氏，以別妾媵。

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

穀梁傳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為魯主，故隱而卒之。隱，猶痛也。周禮大行人職曰：若有大喪，則詔相

諸侯之禮，尹氏時在職，而詔魯人之弔者。
胡傳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為周階亂。家父所刺，秉國之均。

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為後鑒也。或曰世卿非禮裳裳者華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眾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公羊子此說必有所受矣。

附錄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父子秉周之政 王貳於虢。虢西虢公

虢 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

子忽為質於周。交質子以為信王子狐王崩周人將異虢公

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溫縣成周洛陽縣

周鄭交惡。兩相疾惡 君子曰信不繇中質無益也。明怒而行要之

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明則相知怒則相諱 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

毛。山谿為澗通川為谿方池為沼小渚為沚毛草也 蘋蘩蕒藻之菜。蘋大萍蘩藎蒿蘆藻聚藻也

筐筥錡釜之器。方曰筐圓曰筥皆竹器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皆金器 潢汙行潦之水。潢汙水行潦流潦

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羞進也 而况君子結二國之

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繁采蘋。義取于不雅。薄物。雅有行葦。

洞酌。行葦取忠厚也。洞酌取雖行潦可共祭祀也。昭忠信也。

秋武氏子來求購。此來求之始。

左傳王未葬也。平王未葬。

公羊傳武氏子者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何譏爾。父

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武氏子來求購。何以

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購非禮也。求則皇。傷孝子之心。蓋通於下。

穀梁傳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

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

君也。桓王在喪未即位。故曰無君。歸死者曰贈。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

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

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胡傳武氏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嗣子

定位於初喪。其曰未君何也。古者君薨。諒陰百官總已。以聽

於冢宰三年。夫百官總已以聽。則是懾行軍國之事也。以非

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

論難於嚴
許中作姿
憲

臣之名分也。夫賻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索也。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上失其道，則下不臣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孔父嘉，為宋大

祖也。殤公，名與夷，宣公之子，穆公之姪。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

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

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先君謂宣公，對曰。

群臣願奉馮也。馮，穆公子也。莊公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

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

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

辟殤公也。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

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天不立其子而立弟，穆公卒

有天祿也。讓國，義也。宣公能以義制乎。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

謂乎。言宣公以義制命，能使其子任荷天祿。

穀梁傳 諸侯日卒，正也。

傳胡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曷為弗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間問殷聘。而世相朝。蓋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隣國也。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司服為王制總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卒。皆存弗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卒而或日或不日者何。謹則書日。慢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名或不名者何。會盟則名于載書。聘問則名於簡牘。未嘗會盟聘問而無所證者。雖使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因舊史而不革者也。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邦君。何以書卒。夫子作春秋。則有革而不同者。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正王法。則有貶黜之刑矣。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為諸侯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於石門。此外諸侯特相盟之始。

左傳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盧盟在春秋前。盧。庚戌。鄭齊地。尋盟。修好也。

伯之車償于濟既盟而過大風

胡傳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于聖人之

王法則非常也。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

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子曰。

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諸侯會盟來

告。則書而弗削者。其諱以是為非常典。而有志于天下為公

之世乎。故凡書盟者惡之也。

癸未葬宋穆公。穆公穀作繆。後同。

公羊傳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渴。喻不及時也。

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

葬也。慢。薄不能以禮葬也。隱。痛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

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

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

立。繆公遂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為吾子。生母相見。

死母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

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遂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

簡古之妙。編在禮句。迂態中透。出。

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
轉得妙不費詞而透
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
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穀梁曰葬。故也。危不得葬也。

胡傳外諸侯葬。其事則曰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存或削。皆
為或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傳稱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
同盟。謂同方嶽之盟者。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
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按周制有職喪。掌諸侯之喪禮。溢其

禁令。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則家人揆之兆。為之
蹕而均其禁。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或存或削。而
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葬而或日。或不日者何。倘則書日。
略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急於禮而
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
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瑒齊
昭。告亂書弒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晉主夏
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

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附錄 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得臣齊大夫也。妹。大子女弟。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

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嬀。陳姓也。厲戴皆謚。莊姜無子。故養桓公。猶己子。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嬀親幸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

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石碻衛大夫。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

猶未也。階之為禍。納。入也。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

而能矜。者鮮矣。得君寵而不驕。已驕而能自降。強為之降。而不怨憾。有怨憾之心。而能自重其身者。少矣。矜重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

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

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

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考致仕也。為四年州吁弒

其君

桓王四年。齊僖十二。晉鄂五。衛桓十六。弒蔡宣三十一。鄭莊元年。二十五。曹桓三十。陳桓二十六。杞武三十二。宋

四十七。楚武二十二。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此伐國取邑之始。

公羊年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

穀梁傳曰。稱傳曰者。蓋穀梁子不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

伐。取地于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胡傳取者收奪之名。牟婁。杞邑也。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故特

書曰取。以著其惡。或曰諸侯土地。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

所以守宗廟之典籍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疆者多兼。數圻。

弱者日以侵削。當是時。有取其故地者。夫豈不可。然僖公嘗

取濟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尚不請于

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

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上二年莒人檀與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州殺作祝。後同。此書弒之始。

左傳 衛州吁弒桓公而立。

公羊傳 昌為以國民當國也。

穀梁傳 大夫弒其君。以國民者嫌也。凡非正嫡則謂之嫌。弒而代之也。

胡傳 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民者。罪莊公不待

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位定矣。亂何繇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碯盡言極諫。而公弗從。是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春秋之旨。在于端本清源。以衛詩綠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也。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民著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爾。故儻有之。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夏公及宋公遇於清。此書遇之始

左傳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夏公及

宋公遇于清。宿盟在元年

公羊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

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胡傳遇者草次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

之心。春秋書遇。私為之約。自比于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

爾。簡略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主矣。故志內之遇者四。而

皆書及。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魯。若曰

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為莫適主者。異于古之不期而會矣。

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

左傳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

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謂二年鄭人伐衛之怨。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

民。諸侯既與之會。則不渡討。故欲求此寵。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謂害

宋公。君為主。救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言以衛國之賦調與

不必解
便覺不
可不解

陳蔡之兵從宋，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于眾仲曰：衛州吁其成乎？
眾仲魯大夫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
棼，猶紛也。紛之，益亂而難治。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以濟矣。
恃其兵戈而安于殘忍。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
戢，止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胡傳春秋之法，誅首惡，與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

前書州吁弑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修怨，勿論可也。而鄰境諸侯聞衛之有大變也，可但已乎。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然則鄰有弑逆，聲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宋殤不恤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為也。故以宋公為首，諸國為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為惡者孤矣。故曰春秋成

而亂臣賊子懼。

秋。翬帥師。此大夫會伐之始。

左傳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從衆仲之言。羽父請以

師會之。羽父公子翬。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惡

父專兵。

公羊傳翬者何。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與弑公也。

其與弑公奈何。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

說子。蓋終為君矣。隱公曰。語吾使修塗裘。吾將老焉。公子翬

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為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

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公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

也。

穀梁傳翬者何也。公子翬也。其不稱公子何也。貶之也。何為貶

之也。與於弑公。故貶也。

胡傳按左氏諸侯謀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

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易曰。履霜。堅冰至。履霜。陰始凝也。馴

致其道。至堅冰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

其身亦可
哀矣然勿
進諂人止
仁之道也

自古亂賊
象弑皆從
論入隱公
無附以修

所繇來者漸矣。繇辨之不早辨也。宋人來乞師而公辭之。羽
 父請以師會。而公弗許。其辭而弗許。義也。鞏以不義強其君。
 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夫公子公孫。升為貴戚之卿者。其
 植根膠固。難御於異姓之卿。况鞏已使主兵而方命乎。隱公
 不能辨之於早。罷其兵權。猶使之帥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
 春秋於此。去其公子。而謹履霜之戒。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傳 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胡傳 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贅也。若曰。鞏帥師。會伐鄭。
 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不憚煩也。言之重。詞之複。其
 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鞏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
 弑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
 造物。化工運其神。春秋討賊。聖筆寫其意。再序四國。而誅討
 亂臣之法嚴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於濮。

左傳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

厚。石子。厚。石子。石。厚。厚之。父也。定。安也。石。

子曰王覲為可父。子之。間。遂。至。用。請。石。子。至。此。可。憐。矣。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

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

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

敢即圖之請陳回其來朝而討之陳人執之而請蒞於衛從石碏而執州吁石厚請

使其宰孺羊肩蒞殺石厚於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

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公羊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

穀梁傳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祝吁之挈失嫌也不書氏族提挈其名而道之也

衆所同疾威力不足以自固失當國之嫌其月謹之也於濮者譏失賊也

胡傳伐鄭稱人責詞也殺州吁稱人衆詞也知然者伐鄭之後

公孫文仲為主將而變文稱人則是指國人聽州吁號令從

文仲而南行者也故曰責詞其殺州吁則石碏謀之而使右

宰醜蒞也變文稱人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

得討也故曰衆詞公羊子曰稱人者何討賊之詞也其義是

矣於僕者憫衛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著諸

侯之罪何也。夫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能殺之於濮耳。非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罪鄰國。與賊者實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左傳 衛人逆公子晉於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公子晉也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不如穀梁

公傳 晉者何。公子晉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稱人何。衆立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碯立之。石碯立之。則其稱人何。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

穀梁傳 衛人者。衆辭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正。謂嫡長也。

胡傳 人。衆辭。立者。不宜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于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于晉。絕其公子。所以明

專有其國之非。以此垂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未有為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為諸侯而不受之王也。

癸桓王五年。齊僖十三。晉鄂六。奔衛。宣公。晉元年。蔡宣三十二。鄭莊二十六。曹桓三十九。陳桓二十七。杞武三十。

三。宋瑒二。秦文四。十八。楚武二十三。

春。公觀魚於棠。觀。左。作矢。

此文之妙
在厚

左傳公將如棠觀魚者。如。往也。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

臧僖伯。公子疆也。僖。諡也。大事。祀典與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材謂

齒牙。骨角。毛羽也。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

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

行。所以敗也。可法謂之軌。可采謂之物。故講習大事。故春蒐。

夏苗。秋獮冬狩。蒐。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以殺為名。

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各隨時。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

而大習。出曰治兵。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

文章。明貴賤。車服。旌旗。各有文章。辨等列。辨上下之等。第行。

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後。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俎。祭

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謂以飾法。則公不射。古之制。

春秋傳 卷二 隱公 二十

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

所及也。山林謂林木樵薪之類。川澤謂菱芡魚鱉之類。所資取以為器用者。是小臣有司之職。非諸侯所親也。

公曰。吾將略地焉。略。總柙巡行之名。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也。公大設捕魚之備。

而觀。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於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矢。亦陳也。棠。膏他竟故曰遠地。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登。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

百金之魚。公張之。張。謂張罔罟。登來之者何。美大

之之辭也。美大。多得利之辭也。業者何。濟上之邑也。

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

胡齊景公問於晏子。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

琊。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對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

耕而補不足。秋省歛而助不給。是故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

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

納。亦已矣。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以禮也。能

大義一語便明透者妙在先反覆問難令意中無一痕疑辨故耳穀梁注如此

無鍾巫之及乎。特書觀魚。說之也。

附錄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

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莊伯成師子也。翼，晉蘆都。

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

尹氏武氏，周世族大夫也。傳其事為後。晉事張不隨。晉

地。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傳 衛亂。是以緩。

有州吁之亂。十四月乃葬。

殺梁 月葬。故也。

胡傳 衛亂是以緩。魯遂會故書。聖人存而弗削者。弑逆之賊討

矣。謚者行之迹。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

慈孫。百世不能改。失位而見弑。何以為桓。列爵惟五。皆王命

也。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謚。私氏

曰。正終。大事也。必於正寢。而不殓於婦人之手。豈苟然乎。死

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忍為也。春秋於邦君。正以

王法而書卒。至於葬。則從其私謚而稱公。或革或同。前以取

不臣順之諸侯。後以罪不忠孝之臣子。辭顯而義微。皆所以

過人欲存天理。大居正也。

左傳 四月。鄭人侵衛牧。牧，衛邑。以報東門之役。在四年。衛人以燕

師伐鄭。南燕國。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軍其前，攻其前也。使

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曼伯子元

之軍也。不虞，不料度也。制，鄭邑。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二公子，曼伯子元也。

伯子也。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

曲沃。西虢君仕於王朝者也。而立哀侯於翼。秦翼侯奔隨，故立其子先。

秋。衛師入郟。郟，公作盛。左傳：衛之亂也。郟人侵衛，故衛師入郟。郟，國也。

公羊傳 曷為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其率師。將尊

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

其重者也。
殺梁 入者內弗受也。郟，國也。將卑師衆曰師。將卑謂非鄉。

胡傳 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齊

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著其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

公子棄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

師者，次於即以俟陳蔡及齊圍郟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吁暴

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郕。著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公羊傳考宮者何。考成也。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末君。則曷

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

穀梁傳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為夫人也。禮。庶子為君。為

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公當奉宗廟。故不得自主也。於子祭於孫止。

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非責也。

胡傳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為夫人。隱

公欲以庶弟為嫡子。聖人以為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遷。孟

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

故曰其來賙。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賙。曰其考宮。而正名之曰

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稱讓之實辨矣。桓公

篡弒之罪昭矣。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謚繫號。以

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沒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凡

此通篇大意故逐段照應

揚之微意
故復引尸
子一段若
與之者然
後知初獻
六羽之為
屬樂則自
知初獻六
羽之為僭
樂矣妙有
深思

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屬樂矣。此就當時諸侯已僭後反言之屬減也。

胡傳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干羽之

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

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初者事之始。魯僭天子之禮樂。蓋矣。

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於大廟。以祀周公。已為非

禮。其後群公皆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群廟。而降用

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侯僭於上。大夫僭於

下。故其未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

辨矣。聖人回事而書。所以正天下之大典。

邾人鄭人伐宋。

左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釋

年再見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郛。郭也。東

門。役在宋人使來告命。告命。策書。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

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念公知而故問。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

寡人同恤社稷之難。怒使者言不遜。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

人之所敢知也。為七年公伐邾傳。

各有一段
說不得光
景妙妙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隱公 二十六

傳胡按左氏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救邑為道則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回事之變也然則衛州吁告於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為主者何此春秋撥亂之大法也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絕其黨

蝻始此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

傳蝻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傳胡蝻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螻食節曰賊食根曰蝻國以民為

本民以食為天詩去螟螻害稼也春秋書螟記災也聖人以是為國之大事也故書而近世王安石乃稱為人牧者不必論奏災傷之事亦獨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欺當年而誤天下與來世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左傳臧僖伯卒即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恨諫觀寡人弗敢

忘葬之加一等。如命服之等。

穀梁 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疆何也。先君之大夫也。

胡 按左氏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

之加一等。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傳聞之世也。而書曰。見恩禮之厚明矣。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善而不能用。至於亡國一也。其及宜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此書圍之始。

左 以報郭之役也。

公羊 邑宋嘗圍。此其言圍何。疆也。

穀梁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

逐奔。誅不填服。苞人民。斃牛馬。曰候。斬榭木。壞宮室。曰伐。

胡 圍者。縲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采之途。城守不下。

至于經年而不解。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于此。而書取于後。宋人之惡彰矣。

正義處也
在不之論

甲桓王六年。齊僖十四。晉哀侯光元年。衛宣二。蔡宣三十三。鄭

子三年。莊二十七年。曹桓四。陳桓二十八。杞武三十四。宋

九。楚武二十四。春。鄭人來輸平。輸左作渝。

左史成也。

重。二字似不然。則枯而硬矣。公羊傳。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曰吾

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也。未無也。吾與鄭人則曷為未有成。

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

穀梁傳。輸者墮也。平之為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

胡傳。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曷為納成於魯。以利相結。解怨

釋仇。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元年

及宋盟於宿。四年遇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為黨。與鄭

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

者失辭。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

間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

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曷為知其相結之以

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郛

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貶之也。諸侯修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爾苟為以利。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諸侯必曰。何以利吾國。大夫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必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不于篡弒奪攘。則不厭矣。故特稱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

附錄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於隨。納諸鄂。晉人

謂之鄂侯。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於艾。此齊魯交好之始。

左傳夏盟於艾。始平於齊也。

附錄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於陳。陳侯不

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禦適。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

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秋七月。

公羊傳 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

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

胡傳 四德備而後為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則乾道

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既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

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易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

乾元亨利貞。若夫上下異致。天人殊觀。聖學不傳。而春秋之

義隱矣。

冬。宋人取長葛。左傳

公羊傳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又也。

穀梁傳 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又之也。

胡傳 宋人恃強圍邑。久役大眾。取非所有。其罪著矣。在王朝不

能施九伐之威。在列國不能修連帥之職。鄭人土地。天子所

命先祖所受。不能保有而失之。是上無天王。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宋人強取。以王法言。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國于與夷。使其子馮出居於鄭。殤公既立。忌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春秋序宋主兵。以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伐宋。序邾為首。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其見弑于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凡此類皆直書于策。按其行事。而善惡之應可考。而知天理之不誣者也。

附錄左傳

冬。京師來告。飢公為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鄭伯如

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

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既。况不禮焉。鄭不來矣。

衰世語

春秋四傳卷二終

春秋四傳

隱公

二

春秋四傳卷三音釋

隱公

七年

胡昧

左傳父

八年

經

左傳父

春秋四傳

卷三音釋

甫音

反必彭

甫音

東音

壺音

茂音

昧音

下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傳胡復扶又約於妙質音稱反又證施反始鼓寰音縣

九年

經雨反十付

傳左軼送音衷中音殪音翳

傳胡恕反苦八裁才代反又音再

十年

經敗反必邁管反古頑部反古報

十有一年

傳左關過音軻張留遠蔡音螫音牙弧胡音射石音麾音揮

共供音億反於力復反扶又景陵裡音圍音語欲度鐸音

菟反兔都齋音邠反烏戶邠音于攢反才官墮反徒向

竟境音躋反韋鬼

穀梁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胡傳叔姬。伯姬之娣。非夫人也。則何以書。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窒亂源也。今叔姬待年於宗國。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所以書也。眉山蘇轍以謂書叔姬。賢之也。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則是以位而蔑德也。小國無大夫。至於接我則書。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而獨可以廢賢乎。如叔姬不歸宗國而歸於鄆。以全婦道。賢可知矣。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滕侯卒。

左傳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于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

盟以名告神。故薨亦以名告同盟。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告亡者之終。謂稱嗣位之主。謂

之禮經。

春秋

公羊傳何以不名。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春秋貴賤

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

穀梁傳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

胡傳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

之類是已。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強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疎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俟其葬。滕鄰境也，宿同盟也。訃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循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卒自外錄，不卒，非外也。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

夏城中丘。

此書土功之始。

左傳城中丘。書不時也。

公羊傳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

穀梁傳城為保民為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保民以德不以

城如民衆城小輒益城是無限極也。凡城之志皆譏也。

胡傳程氏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人君而如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

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此列國來聘之始。

左傳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在六年。夷仲年即弟年。

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

舉其貴者也。

胡傳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

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去恭之義。考於事而春秋之情可見矣。年者齊僖公母弟也。程氏謂先儒說母弟者。蓋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蓋為嫡耳。非以為加親也。此義不朋久矣。僖公私於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嫡等。而襄公絀之。遂成篡弒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鄭語來盟。黑背帥師。皆罪其私也。書云。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陳先奔楚。而

稱弟。不念鞠子哀。盜殺衛瓘而稱兄。其亦不念天顯矣。秦
鍼宋辰。皆責其薄也。仁人於兄弟。絕偏繫之私。篤友恭之義。
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

秋。公伐邾。此伐邾之始。

左傳。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公距宋而與鄭

平矣。今鄭復與宋盟。故公懼而伐邾。欲以求宋。

傳。胡。奉詞致討曰伐。按左氏。公伐邾。為宋討也。宋人先取邾田。

故邾人入其郛。魯與儀父。則元年盟於昧矣。邾人何罪可聲。

特託為辭說以伐之爾。經之書伐。非主兵者皆有言可執。見

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魯為宋討。非

義甚矣。而稱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昧之盟。不

待貶而自見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此王聘之始。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此戎患之始。

左傳。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還。戎伐之於楚丘以歸。

公羊傳 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何。大之也。

穀梁傳 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戎者衛也。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丘。衛之邑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胡傳 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眾也。楚丘。衛地。以歸。易詞也。于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于位也。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侯人為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甸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蒞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賓于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

故旌丘錄于國風。見衛不能修方伯之職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為狄所滅。則有由矣。

附錄 陳及鄭平。六年。鄭侵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左傳 陳及鄭平。六年。鄭侵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也。

壬申。及鄭伯盟。軟如忘。志不在于 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

軟如忘不
賴盟矣只
七字俱在
言語之外

後人不能措手

盟矣。不藉盟歟以為重洩伯鄭洩駕。鄭良佐如陳涖盟。良佐鄭大夫。辛巳及陳侯

盟亦知陳之將乳也。為桓五年六年陳乳蔡人殺陳佗傳。鄭公子忽在王所。

故陳侯請妻之。忽鄭莊公子三年為質于周以忽有王寵故請以女妻之。鄭伯許之乃成

昏。為鄭忽出奔傳。

丙桓王八年。齊僖十六。晉哀三。蔡宣三十五。卒。衛宣四。鄭莊二。宣五年。十九。曹桓四十二。陳桓三十。杞武三十六。宋殤五。

秦寧公元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楚武二十六。

左傳齊侯將平宋衛。平宋衛于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

見。宋敬齊命故以幣帛請命于衛先與衛侯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大丘。大丘垂也。

梁傳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禘。禘公作邶。

左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禘易許田。三月。

鄭伯使宛來歸禘。不祀泰山也。成王營王城。賜周公許田。以為暮朝宿之邑。後世曰立周

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禘。禘近魯。許近鄭。故欲以禘易許田。恐暮以周公別廟

為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遜辭以有求也。

公羊傳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邠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

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

穀梁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

庚寅。我入枋。

公羊其言入何。難也。其日何。難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

也。齊亦欲之。

穀梁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枋者鄭伯所受命于天

子。而祭泰山之邑也。

胡鄭伯欲以泰山之枋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矣。

未入地也。至是來歸枋者。其地既輸矣。未易許也。周制六年

五服一朝。故于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

侯各朝于方嶽。故于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諸侯于王畿之

內。方嶽之下。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

田。為朝宿之地。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為其地矣。宣王

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枋田。為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

泰山之旁。不足為其邑矣。枋近於魯。許鄰于鄭。各以其近者

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

巡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

所欲言者
必快言之

矣。其言我入祊者。祊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詞。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附錄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周人遂界之政。○四月。甲辰。鄭公

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入於鄭。陳鍼子送女。

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

育。鍼子陳大夫。禮逆婦先告廟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鍼子訊之。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穀梁諸侯日卒。正也。

辛亥。宿男卒。

穀梁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胡天王崩。告于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而自別于大上。

禮也。古者死而不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

諱禮。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春秋之時。

遵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伯強國。齊桓

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赴不以名。而書其名

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未通而名者。有所

證矣。故傳此義者。記于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別於大上。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禮之中也。諸侯薨赴不以名。而仲尼革之。必以名書。變周制矣。春秋魯史。聖人修之也。而孟子謂之作。以此類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此參盟之始。

左傳齊人率平宋衛于鄭。春將平宋衛。至是成之。秋會於溫。盟於瓦屋。以

釋東門之役。在禮也。定國息民。故曰禮。

穀梁傳外盟不曰。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

之也。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胡傳程氏曰。宋為主盟。與鄭絕也。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

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誛盟。盟誛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革薄從忠。于參盟書曰。謹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繇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未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

後且有以
交質而為

好者美世
道遠降如

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盖有志於天。為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矣。

八月葬蔡宣公。

公羊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

穀梁傳月葬。故也。

附錄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鄭莊曰。齊僖在周也。故以齊朝王得事上。

禮之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浮。公穀作邑。此好莒之始。亦魯君特會外大夫之始。

左傳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二年紀莒盟于密。為葬故。今公尋之。故曰以成

紀好

公羊傳公曷為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從者隨從也。實莒子也。言莒子則嫌

公行微不肖。諸侯不肯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

穀梁傳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

胡傳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且明非

大夫之罪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隱公可謂謙矣。何

以說之為失禮。曰。謙亨。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屈于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豈稱物平施之謂乎。太卑而可踰。非謙德矣。

煥。

附錄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和宋衛鄭也。公使眾仲對曰。君釋三

國之圖。解其相圖之患。以鳩集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

受君之明德。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駭。魯大夫。羽父之子。諡曰駭。作駭。

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眾仲。無駭魯大夫。羽父

者之名。族別。眾仲對曰。天子建德。立有德以。曰生以賜姓。曰

生者之氏。由媯汭。故陳為媯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曰所封之地為之族。

曰陳。諸侯以字。祖之字為氏。為謚。曰以為族。或即先人之

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官為族。若晉士氏。中行氏。其

類。或以所封之邑。若趙氏。韓氏。魏氏。之類。公命以字為展氏。諸侯之子。孫。公孫。

之子。以王父字為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為展氏。嚴甚。

公羊傳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

添一說字
手中有致

穀梁傳 無佗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舉之也。

胡傳 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俠皆書名耳。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于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按禮。天子寰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矣。治亂之效明矣。

丁桓土九年。齊僖十七。晉哀四。衛宣五。蔡桓侯封人元年。鄭莊

卯六年。九年。二十。曹桓四十三。陳桓三十一。杞武三十七。宋殤

六秦寧二。楚武二十七。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穀梁傳 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

胡傳 按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間問以諭志。而

穀梁子何以獨言聘諸侯非正也。古者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于諸侯。不可以若是忽。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為不正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歸服者一。賜葬者四。則問于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正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于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穀梁傳震。雷也。電。霆也。

庚辰大雨雪。

左傳

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自癸酉日始以後皆霖雨以震庚辰大雨

雪亦如之書時失也。正月微陽未可震電既震電不當大雨雪故皆為時失凡雨自三

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傲甚也。傲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也

穀梁傳

志既數也。災有遠近遠者為疏近者為數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

行故謹而日之也。兩月志正也。

胡傳

震電者陽精之散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

傳未忽別樹義似為此似不為此間甚雋

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

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夫陰陽運動有

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為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

翬之讒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

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

書之意矣。

挾

挾公穀作俠

公羊傳

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春秋傳

卷三 隱公

十五

穀梁 俠者所俠也。俠名也。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隱之不

爵大夫何也。曰。不成為君也。

左 夏城郎書不時也。

胡 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魯嘗城費城郕。其後復墮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餼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於素。然後為之可也。况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秋。七月。

穀梁 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

冬。公會齊侯于枋。防公作郕。

左 宋公不王。不興王職。鄭伯為王左鄉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

入郟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怒宋絕其往來之使。秋。鄭人以王

命來告伐宋。伐宋未得志。復更告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齊鄭一黨。

故鄭告伐宋而齊倍公會魯以謀之。

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

胡傳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非時而合諸侯。以

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為有此名。凡書會皆譏也。謂非

王事相會聚爾。左傳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

命。會于防。謀伐宋也。于中丘為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可乎。

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召陵之舉不及是

矣。始則私相會為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為師期於鄧。終則乘

敗人而深為利。以取二邑歸諸己。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

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

附錄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徒步兵。車戰。懼其

侵軼我也。為步兵之所侵突。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冠

而速去之。公子突。鄭厲公也。勇則能往。可以試敵。君為三覆

以待之。伏兵三處。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

千古夷情
蓋此數語

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鄭偽敗，戎見利而爭先。進而遇覆。伏兵必速奔。後

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

逐之。衷戎師。戎兵在三伏兵之中。前後擊之。盡殪。殪，死也。戎師大奔。十二

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戊桓王十年。齊僖十以晉哀五，衛宣六，蔡桓二，鄭莊三十一，曹辰七，桓十四，陳桓二十二，杞武三十八，宋殤七，秦寧

三，楚武二十。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傳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為師期。鄧

地，九年會于防謀伐宋，故今會盟以定師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傳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非公本期。

公羊傳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隱之罪人也。故

終隱之篇貶也。

胡傳翬不氏，先期也。始而會宋以伐鄭，固請而行。今而會鄭以

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夫亂臣

賊子，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權勢已成，威行中外，雖

欲制之，其將能乎？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於未亂

取之。盜也。曷不隱乎。於取之中猶有重焉者。若成公取鄆。襄公取邾。昭公取鄆。皆覆人之邦而絕其嗣。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也。故取邾取防。直書而不隱也。其不言戰而言敗。敗之者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皆陳曰戰。詐戰曰敗。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公穀作戴。

左傳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鄭師還駐兵于遠郊。宋人衛人入鄭。

宋衛乘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從宋衛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三國之軍在戴。故鄭伯合圍之。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

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公羊傳 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曰其力也。曰誰之力。曰

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

穀梁傳 不正其曰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

胡傳 稱伐稱取。兼之也。或疑鄭人兵力不能取戴。兼三國之師。非矣。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衆。奇也。莊公益嘗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而入許。能以奇勝可知矣。故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闢。起乘其弊。一舉而兼取之。卞莊子之術也。狀

則可乎。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

附錄 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報入鄭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郟。郟公作盛

左傳 蔡人。衛人。郟人。不會王命。不會伐宋 冬。齊人。鄭人。入郟。討違王命也。

穀梁 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郟。國也。

胡傳 左氏傳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而郟人不會。齊鄭

入郟。討違王命也。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三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此說據經為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苟以為難詞。則齊鄭大國。于討郟何難哉。

已桓王 十有一年。齊僖十九。晉哀六。衛宣七。蔡桓三。鄭莊三十。二曹桓四十五。陳桓三十三。杞武三十九。宋

殤八。秦寧四。楚武二十九。 春。滕侯。薛侯。來朝。此諸侯朝魯之始。亦旅見之始。

左傳 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滕侯曰。

我周之卜正也。卜官。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 薛。任姓。滕。姬姓。故指薛為

庶姓。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

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

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今辱。既魯君。則願請以滕君為長。薛侯許之。乃長滕

侯。侯。不與任姓並列。君若辱。既

只此一語便妙。

言我公朝薛姬姓諸

侯。不敢與任姓並列。君若辱。既

願請以滕君為長。

薛侯許之。乃長滕

侯。

公羊

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其無言之何。微國

也。

穀梁

天子無事。事謂巡狩崩。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

也。

也。累數。皆至

也。言之也。

胡

諸侯朝于諸侯。禮乎。孔子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周

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狀謂之覲。則得中

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為禮亦節矣。周

可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說。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業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公穀夏字下有五月字，時來公作祁黎，左文作邾。

左傳夏公會鄭伯于邾，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

于大宮。

大宮，鄭祖廟，凡出師必告祖廟，而奉遷廟之主以行。

公孫開與穎考叔爭車。

開，鄭大夫，爭所賦之車。

穎考叔挾輈以走。

輈，車轆，授車之時未有馬，故以手挾轆而走。

子都

板棘以逐之。

子都，公孫開，棘，戟也。

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傳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於許。

傅，附也，三師附于許之城下。

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而瑕

叔盈又以蝥弧登。

瑕，叔盈，鄭大夫。

周麾而呼曰：君登矣。

周，偏也，麾，招也，鄭師

畢登。

鄭師見君之旃，信君已登，故師盡登城。

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

許讓公。

以其土地讓魯。

公曰：君謂許不共。

不共，不共職貢。

故從君討之，許既伏

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

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

東偏，東鄙也。

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

春秋小國之君如鄭莊，信有智，能籠絡，顛倒人自取威德而

以怨予人
既用之弟
而又用之
隣國亦小
人之雄矣
然桓文子
此自有大
心之分

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

不逞不
得志也

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

共億

共給億
安也

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

餽其口於四方

弟共
叔段

其况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

柔此民也吾将使獲也佐吾子

吾子謂百里
獲公孫獲

若寡人得沒於

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

天加禮
于許

無寧茲許公奉覆其社稷

此也茲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

降心以
從鄭請

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

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裡祀許乎

他族處此相偏則鄭子
孫救亡不暇而况于許寡

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

言不唯
為許國

亦以固我
之邊陲也

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

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

鄭自桓至莊纒二
世故曰新邑於鄭王室

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

鄭與周
同姓

夫許太岳之胤也

神農
之後

天而既猷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

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

伐之服而舍之

刑法
也

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

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瑕行出犬鷄以詎射顛

考叔者。

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鄭伯疾射穎考叔者，弗能討之，乃使軍中詛之于神。

君子謂鄭莊

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胡傳

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隱公

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於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檀興兵甲為宋而伐鄭，為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郟及防。

入祊易許，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違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得而掩矣。使隱公者為國以禮而自強於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設施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以天道言，則感應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

附錄左傳

王取鄆劉為邾之田於鄭。周桓王取鄭四邑之田。而與鄭人蘇忿

生之田。

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蘇公受此田以為采邑。後蘇氏叛王，王不能有其田，故以易四邑于鄭。

原緝樊隰郟攢茅向盟州陘墮懷凡十邑君子是以知桓王之

失鄭也。怒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

人之不至。不亦宜乎。以已之所能有之十二邑。而易鄭人

王伐鄭傳○鄭息有違言。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伯與戰於竟。息師

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為莊十四年楚滅息傳不度德。不

量力。不親親。鄭息同姓不徵辭。言語相違而不明証其詞不察有罪。二國相惡而不辨曲

直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韙是也○冬十月。

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十宋不告

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承其告辭。史師出乃書之于策

滅吾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欲為隱殺桓。以求太宰之官公曰。為其少

故也。吾將授之矣。為桓公尚少。故攝魯國。使營菟裘。吾將老

焉。菟裘。魯邑。不復居魯朝。故別營外邑也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及

隱于桓。謂隱將殺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內諱

獲。故言止。鄭人囚諸尹氏。鄭大夫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隱公

行賄賂于尹氏，祈禱于尹氏，所主祭鍾巫之神，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遂與尹氏歸，魯而立鍾巫之廟。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園名，館于為氏，館舍也，為氏，魯大夫，壬

辰，羽父使賊弑公于為氏，立桓公，而討為氏有死者。欲以弑君之罪

加為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不書葬，不成喪也。桓弑隱，篡立，故喪禮不成。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書葬，春

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

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

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

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

穀梁傳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隱猶其不言葬何也。君

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此不書葬，即位之意也。自廢之道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

有正，所以正隱也。明隱空立。

胡傳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弑君，幾不早斷，隱

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

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辨之弗早辨也。其及也。空，隱公見

弑，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

總一收有

意無意之

聞此沒而謚

也人廢隱

公之道也

以直為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于魯君見弑。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弑。示臣子于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于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于君父。有討賊復讐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讐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賊。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右隱公十有一年。書于經者其事七十有六。以為經上之

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其詳可得聞乎。謂一為元。則知祖述憲章。以體元為人主之職。謂周正為春。則知立制度。改正朔。以夏正為可行之時。謂正月為王正。則知天下之定于一也。隱公不書即位。則知父子君臣之大倫不可廢也。與邾儀父宋人盟。而皆書曰及。則知以忠信誠懇為先。而盟誓不足貴也。大將出奔。共而書曰鄭伯克段。則知以親愛為主。而恩義之輕重不可偏也。來賈仲子而冢。宰書名。則知夫婦人倫之本。而嫡妾之名分不可亂。

也。祭伯朝魯直書曰來。則知人臣義無私交。而朋黨之原不可長也。公子益師書卒。則知春秋貴大臣。而恩禮之哀榮不可忽也。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萬法。酌酢萬事。帥馭萬夫。統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堯舜禹以天下相授。堯以命舜。舜亦以命禹。首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周公稱乃考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故一心定而萬物服矣。春之為夏正。何也。夫斗指寅然後謂之春。建已然後謂之夏。故易曰。兌。正秋也。以兌為正秋。則坎為

正冬必矣。今以冬為春。則四時易其位。春秋正名之書。豈其若是哉。故程氏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商人以建丑。單夏正。而不能行之于周。周人以建子。單商正。而不能行之於秦。秦人以建亥為正。固不可行矣。自漢氏改用夏時。經歷千載。以至于今。卒不能易。謂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指此一事可知矣。仲尼豈以欺後世哉。王正月之定於一何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道無二致。政無二門。故議常經者。黜百家。尊孔氏。諸不在六

藝之科者。勿使並進。此道術之歸於一也。言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書。而變禮樂。革制度。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此國政之歸於一也。若乃闢私門。廢公道。各以便宜行事。是人自為政。繆於春秋大一統之義矣。盟于昧而書及。公所欲也。盟于宿而書及。公立而求成焉。非若小國之于大國。不得已而要盟者。後七年為宋而伐邾。昧之盟。其刑牲歃血。果何為也。後十年為鄭而伐宋。宿之盟。要質鬼神。又安在乎。比事以觀。而盟不足貴。亦審矣。世衰道隱。民彝

不亂。若宋殤之于馮也。衛侯鄭之於叔武瑕也。皆為利爭。不勝計也。而莊公獨以順母為辭。養成段惡。夫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恩掩義也。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為。義勝恩也。恩義並立。而中持衡焉。段雖凶逆。焉攸亂。此春秋責莊公之意也。太宰建邦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者也。而承命以賜諸侯之妾。不知其不可。是為不智。知其不可而不言。是為不忠。不忠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不智之人。而可以居百僚之長乎。故貶而書名。賤之也。或曰。安知啗之不言。如其不用何。言而不用。則辭其位而不居禮也。今奉命而來。則知其阿諛順旨。無體國愛君之義矣。其貶而書名。非宰也。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若以其嘗為冢宰。不論功罪。而曲以禮貌加之。非春秋責相之意矣。君子有更相汲引交好。以為公。小人有互相朋黨比周。以為私。其迹雖同。而情異。不可不察也。祭伯朝魯。安知其為私。而不與乎。隱公之立。未嘗請命。王法所

當治也。祭伯為王卿士。不能詔王。以正典刑。而遠來朝之。其為阿私審矣。故尹氏來訃。不稱爵。祭林來聘。不言使。皆以明人臣之義。杜朋黨之原耳。大夫書卒。見君臣之義也。不書葬。明尊卑之等也。或日或不日。著禮貌之差也。名而不書氏者。身自為卿。而非世也。其稱公子。以貴戚故。使為卿也。不書官者。不請于王。而自命也。其有將兵而會戰。奉使而出疆。名姓已登于史冊。如公子翬者。而不書卒。何也。迷國誤朝。躬行弑逆。則有天討之刑矣。公子遂之罪亦同。

而書卒。何也。曰事之變。以明卿卒不繹之禮。而義不繫于
逐也。季孫意如無事之變。而書卒。獨何歟。春秋有變例。定
哀多微辭。季氏逐昭公。殺務人而立宋。若有漢高帝之公。
不賞私勞。則三家退聽。公室張矣。定公幸於禍。而忘其仇。
誘於利。而忘其辱。以意如為大夫。而不討先君之賊也。天
理滅矣。是以此事以觀。其異同可見。觸類而長。其指意無
窮。以一年之事考之。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皆可見矣。
以為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豈不信

夫

